

旷野 散文作品

家乡的野菜

“凡是猪吃的草,人都能吃。”前几天在家族亲人群里大家说起家乡的野菜时,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大家对于小时候吃过的野菜如数家珍,讨论的气氛非常热烈。突然一个亲人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现在很多种类的野菜,我们小时候是不吃的,只有猪才吃,那完全就是猪草嘛”!另一个亲人就来了开头这么一句。

记得小时候谁家煮肉,远远地隔着院墙就能闻到香味了,用猪草喂大的猪就是有灵魂的。现在再也难现这样的场景了,因为现在的猪吃饲料长大,就像流水线上加工而成的一样,可以说没有灵魂。

岂止是猪,牛、羊、驴吃的那些野草,像苜蓿之类,还不是照样成了人们嘴里的香饽饽?

家乡陕北是个盛产野菜的地方,在那个主要靠粗粮填饱肚子的年代,好几种野菜可以充当细粮,其美味一点儿也不亚于大米、白面这些平时很少吃到的细粮,可谓是真正的山珍。

我们小时候只吃四种野菜,分别为榆钱、槐花、地软和小蒜,不像现在各种野菜都可以吃,比如苦菜、甜苣、苜蓿、黄蒿芽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小时候只有猪才吃的草突然上了人的餐桌,而且还成了佳肴,感觉地里长的什么都能吃。也难怪,现在经常听人这样说,“凡是猪吃的草,人都能吃。”

榆钱和槐花

每年春回陕北大地的时候,百花盛开,其中最耀眼的当属桃花和杏花,一树树盛开在川道、山岭和自家的院落里,到处都是红彤彤的,一片生机盎然。除了这些少数引人注目的种类以外,还有榆钱和槐花。

它们虽然很不起眼,但却大有妙用,你要是说给在大城市长大的人听,他准保如坠五里雾中,毫无概念。你绝对想不到,它们是真正的美食。

看那榆钱,形似古代的一吊吊铜钱。你可以看到一棵棵树上有摘槐花和榆钱的人,摘满一筐递给树下的人,树下的人再递给树上人一个空筐。大家一边干活儿,一边赞叹。说说笑笑,一派热闹景象。

槐花和榆钱摘好后,拿回家洗净,拌上面粉蒸熟,撒上调料,尤其芝麻盐、腌小蒜和蒜汤是标配,调匀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美食吃起来就管不住嘴,吃上个三五碗都不嫌多。

这就是陕北特有的美食——“库来”的吃法。

库来是延川方言,凭发音难以找出两个字组合起来形成这个美食的意思,只好随便找两个发音一致的字来搭配一下。

相较于只能在春季短暂开花十多天的榆钱和槐花,洋芋“库来”一年四季都能吃。把洋芋洗净,用擦子把洋芋擦成一小片一小片的,然后撒上面粉,拌匀,放篾上蒸熟,同样搁进各种自己喜欢吃的调料,爱吃辣的人放上油泼辣子则更妙,我们陕北人常常是要放进腌制的小蒜,那真是一种绝佳的美味。

无论是榆钱、槐花,还是洋芋“库来”,都可以炒着吃,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和香肠、火腿或鸡蛋一起炒,味道更佳。

陕北有的地方称这一美食为“擦擦”。洋芋“擦擦”似乎勉强能解释得通,因为洋芋是用擦子擦出来的;而榆钱“擦擦”、槐花“擦擦”则不科学,这两种和擦子无半毛钱关系,称“擦擦”则站不住脚。还是延川“库来”“库勒”的叫法比较科学,有人说清涧以南、宜川以北都这么叫。

有文字考证者称“库来”是古代的外来语,很可能是北方游牧民族统治陕北时期的语言,流传下来就是现在的“库来”。这个游牧民族可能是匈奴族、党项族、鲜卑族,也有可能是其他民族。“库勒”有人说是回鹘语,传说古代一次战争后,将回鹘战俘迁到陕北几个村子集中居住,“库勒”很可能就是这些战俘留下的语言。事实上,陕北历史上有二三十种外族登上这片土地后,再也没有谢幕,他们和本地人融合后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其中最活跃的当属赫连勃勃和李元昊,他们的活动中心或政权中心都在延川,赫连勃勃就连死后也永远地葬在了延川嘉平陵,很多语言也保留了下来。小时候一直不明白挂在嘴边的“赫连厉害、赫连好吃”的“赫连”是什么意思,原来是和赫连勃勃这位以延川为政权中心的皇帝有这么大的关系,这就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小蒜

小蒜在陕北可谓家喻户晓,简直就是陕北传统特色美食拌疙瘩的标配,更是上苍赐予这片土地的奇珍异宝。

每到夏天,你总能看到陕北的坡坡洼洼、田间地头里,一群一伙的婆姨弯着腰,有说有笑地在地上挖东西。没错,她们就是在挖小蒜。她们挽起袖口、卷起裤腿,发现一拨“目标”,麻利地用小铲子插进土里,连根挖起。小蒜根部是一颗或两颗洁白如玉的小蒜头,梢部细如发丝,翠绿如翡翠。每挖够手臂一般粗的一把,便把小蒜的蒜苗部分拢起来打个结,扎得结结实实。经过半天的劳作,每人胳膊上挂着的篮子里都装满了码放得整整齐齐的

岁岁安澜

王芳

医,抓了一个疗程的中药。果然,在中药的作用下,吴澜感觉睡眠好了,心胸也宽了很多。秦玉霞还鼓励她走出去,找个活儿干,一来补贴家用,二来也可打发无聊的时间。

结果,吴澜找了一份夜班陪护的工作。

叶太退休前是大学教授,年近八十岁,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她惧怕黑暗,需要有人陪伴。吴澜正适合这个岗位,经过中介简单培训,她上岗了。

每天晚上七点,吴澜准时到叶太家,早上七点离开。晚上,她陪着叶太聊天。叶太生活很规律,晚上九点必须睡觉。等叶太睡下,吴澜也回到她的房间休息。

吴澜感觉这个工作很轻松。说来也怪,在这里,吴澜每晚睡得都很踏实。叶太和蔼谦逊,博古通今,吴澜喜欢听她讲话。叶太也喜欢听吴澜讲市井百态,两个人相处得很融洽。

日子过得简单而恬静。吴澜的状态越来越好,她变得开朗、善谈,每天给叶太读小说,和叶太讨论时事。叶太则相反,病得越来越严重。

一天清晨,吴澜起床上厕所,她听到叶太卧室里传出啜泣声。她轻轻推开门,看见叶太脸上挂着泪水,失神地坐在床上。叶太看到吴澜进来,忙拉过被子,盖在身上。叶太满脸通红,悲伤更是难以抑制。

叶太尿床了。可想而知,她清醒的一瞬,心里有多难受。

吴澜没有犹豫,她很注意分寸,清理了床铺,又帮叶太洗澡。叶太尴尬地问:“这是怎么了?”吴澜轻声细语地安抚她,又问叶太:“早餐想吃什么?”

吴澜陪叶太到中午,她没像平时那样一早下班,而是呆到了中午。叶太午睡,吴澜只要坐在她身边,拉着她的手,叶太就睡得

小蒜。

她们提着这些篮子来到河边,将一把一把的小蒜从篮子里拿出来,在水里淘洗一遍,把泥土冲走。然后,掬一把清澈的溪水擦在脸上,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把布鞋脱掉,脚伸进水里,踩在鹅卵石上,疲惫就这样被小河水冲刷走了,周身轻松。

提回家的小蒜,切成末,再切碎几个红辣椒,装进瓦罐里,拌上盐,密封着腌起来,三五天后即可食用。茶杯一样大小的调料钵子放在调料盘中随时食用。

腌小蒜怎么吃都好吃,可以夹在干粮里,拌在疙瘩汤里,拌在蒸土豆里。尤其一碗杂面,本是朴实无华,挑几筷子腌小蒜拌进去后,马上使面条提升一个档次,立变美味佳肴。

苦菜

记得小时候看电影《苦菜花》,开头穿浑身补丁衣服的主角英雄大娘带着小女儿挖苦菜的镜头令人久久难忘。紧接着,是那带着控诉腔调的插曲,让人对旧社会那种苦难的生活产生无限的回忆。

近些年,苦菜突然爆红,成了餐桌上的宠儿。夏天的时候,退休后的父亲有时去山里挖苦菜,一挖就是一整天,天黑之前,他才背着大包小包的苦菜满载而归。

第二天,父亲择苦菜根要择半天,用水淘洗很多遍后,将苦菜彻底洗干净才交给母亲。

母亲烧一锅开水,把这些苦菜分几次焯熟,一部分拌凉菜,剩下的大部分冻在冰箱里,可以吃很长时间。

这些纯天然无污染的苦菜,焯水后一点儿苦味都吃不出,鲜嫩无比,看一眼都令人口舌生津,吃起来更美味。

马头琴的想象
(外二首)

武海涛

白垩纪或是更远的
一种遗落,很像眼前的马头
刚刚出土的一块马头骨化石
眼睛里喷洒出最后一堆乌金
还有流淌在腮边的一道清泪
像琴音,悠远孤单

其实,这些都是想象
这是煤场开采的真实场景
一簇簇身影,守护着几堆煤
运输车扬起的尘,炊烟一样稀薄

仿佛那片用煤灰或煤礁铺展的岸
有位老人
背着手在丈量自己的脚印
一步一步走进煤层深处
他说,在我退休前再看看你们

我眼里的一幅“油画”

不管我还是不是一位画家
让我对一些颜色展开联想的
就是油画布
天空、海洋、还有煤
冷得内敛、深邃
像煤山上下滑的火光
如涨潮的岸,燃烧一种希望
燃烧工人内心深处的渴望

矿工走出井口时,我见过
都像眼前的煤山一样
只有眼白和牙齿
像乌云中的两道闪电,随时
划破黑暗和击败那些渺小
他们黑塔一样在煤上横卧
但,心口积蓄的血液
异常鲜红和纯净

一阵风吹过,笑声带出很远
像那辆铲煤机,推平一切
每推动一步,都是闪亮的光芒

落日红霞中的矿山

一层一层覆盖
再一层层剥离,此时
落日红霞,浅冬里的矿山
像一团用力向上攀援的火
把这样季节中的矿山
赋予更深的寓意

去除北方的荒芜、寒冷和单调
视觉凝固成一种景象
铲煤机仍在红红火火不停地劳作
像矿山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一排矿工,散出的煤粒
像汗滴,洒落地上
雪一样结霜,浸染白色的浓郁
可能与雪有关的季节
就是这样

这样的季节是该有雪了
雪覆盖落日映照的矿山
如果再铺上煤做一幅画
是不是应该叫“水墨雪梅图”

像风一样爱你

韩长文

雨如此密集
以至于模糊了所有的身影
我只能在雨中
慢慢地寻你

在一棵树下无声地凝望
风忽然吹过
带着残留的芬芳
拂过你的发梢
掀起你的衣角

我会像风一样爱你
像雨一样想你
在你不曾察觉的风景里
悄悄走过

白月亮 (外一首)

陆燕斐

我不想叫醒她
停歇在红色的塔楼顶尖
她的轻新,触手可及

羽翼晶莹丰满
眼神隐匿,而神秘
她从这个世纪,拂过那个世纪

很多次,我径直撞上
她的呼吸。撞上她
汹涌的沉默。哀伤的白月亮哟

你徒有光洁的肌体,火做的心
光影错叠的年代
谁用真面目,喂养你的凝视?

亲亲的白月亮
不带面具的处女之身
大地无解的谜语

唯独你,才配做我
——发光的墓碑

灯神

她拿了根绣花针,轻轻地
拨了拨灯芯——一下,两下,三下
整间屋子,不,整个世界
就开始神光满溢。所有事物,被点亮

床、梳妆台、墙角的仿真百合
帘窗、地上的灰尘,甚至
她脸上浅浅的小雀斑
便不安分地,动了起来

噤,噤,噤……她听到有人在体内
爬楼梯的声音。沿着肋骨,拾级而上
如果没有猜错,那人一定是
左手持着火把,右手拿着铁锹

微光中,一个巨大的茅塞被撬开
她脑壳里那些酸性、碱性
阳性、阴性的词,奋不顾身
冲了出来。她们手牵手,跳起火圈舞

有风吹来。火光激动了一下
像极眼前这场,不大不小的动荡

